（3）思维求不得苦（所欲不临苦）　分五：1）思维认定所欲不临之苦相；2）认定极大量的非理邪求不如极小量的如理正求；3）对于非理求取无义唯苦，引生大周遍定解； 4）对比显示，于正法中稍作勤求，决定作成大义之果；5）发生唯法是求观念。

1）思维认定所欲不临之苦相　分二：①总体认定；②差别认定。

①总体认定

**如是所欲不降临的苦者，此世间的界中，自己不欲喜而乐者一个也无，然如如是所欲般来者，谁人也无。**

求不得苦就是所欲不得降临的苦。对这种苦相，先要认识所欲的状况，再要认识不临的状况。“所欲”，指世间界中没有一个人不欲求身心的喜乐，每个人都是想要乐而不想要苦的。乐又摄在身心两分，就是身得乐受、心得喜悦。“不临”，是指按自己妄想所欲般降临的一个也没有。

这种苦相反映了私欲和现实的差别。私欲就是自欲，指自身的一种妄想，想得到这种那种的喜乐；而临是由缘起律决定的，即按天理来定的，不是按私欲而现的，所以，一切非理的私欲总不会实现，这叫做“所欲不临”。

苦从结局和过程两方面来认识。结局，以非理而求故不能实现；过程，即此过程中的一切邪欲、邪勤、邪业等全数徒劳无义，反遭苦患。其中最后的那个相，当然就陷入到极大的不得满足的忧苦当中，而且会出现无数反面的不欲。总而言之，这种非理的欲求徒劳自苦而已。

“谁人也无”这四个字，反映了世间界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求不得苦，以天理无丝毫错乱故，并非只随分别心所欲就得以现前故。这要看到，在缘起律上连丝毫的错乱都不可能出现。“谁”，代表无论贫富、贵贱、贤愚等的任何有情上，下至地狱众生，上至轮王、天王，不可能凭着他地位的高、财富的多、伎俩胜、辩才好，或者机心技巧如何地细腻，能瞒天过海，设立各种机关，或者幻想能力强等等，就按照那样降临，绝对连一丝毫许也不可能这样出现。从中看出，心未相应法理的情形下，仅是凭着人的自欲，无论有多少欲想、起多少精勤、作多少劳作，完全都不可能这样实现。由此深度地认识到，不契合法界的法理，只会造成无数因果上的苦相。

②差别认定

“差别”和“平等”是一对，凡是在观照缘起具体的事相上，都要展开对差别分的认识。在时空所摄的一一分上，都差别认识以后，以此会起坚实的定解。

这里有两条：一、横向上，就千差万别的事相，都发现求不得苦的事实；二、从纵向的缘起链上，由邪欲、邪勤、邪业一路推进的时候，会发现全数都是无义唯苦。由此就会产生一种认定：在无量时空所成的世间界诸有情身上，求不得苦极为众多无量，这是由于处处以非因的人欲不得其果的缘故。以下就要具体认识金刚句的指点。

**希乐后建石堡，也倒后杀自己；希饱后吃食物，也成病而反坏命根；希胜利后去战场中故，忽被杀戮；欲得财利故于经商处到的时候，被敌摧毁而成乞丐，如是等，**

先要知道金刚句的结构。这里设了横、竖两重缘起的相，横，应当从名利享受的典型例子，遍推到无量种类；纵，应当由缘起律的决定法则，遍推到从始至终整个缘起的进程都是无义唯苦。

大祖师的手笔不同凡类。这里举了住、食、名、利四个典型的例子，这是横；纵就是讲欲、行、果三分。行里面包括精勤和修作。欲就是讲希望得安乐、得饱足、得胜利、得财利。“后”“故”等，表示由此欲作为缘起的枢要，由它驱使的话，就发生一种非常大的勇悍的精勤，以及各种身口意的修作，那就是后面的建、吃、去战场、去商场等等。而果，发现不是如所欲般出现，而是反而出现一个无义唯苦的相状，苦相非常明显，石头倒下来杀掉了自己等等。

金刚句的连接也应该清楚。后面的，“以对今生将生的快乐及受用的希望”连接下去是由别到总，直接揭示缘起错谬的相，因为按照人欲是不符合天理的，因此在这种缘起的进程上，发生的全数都是苦，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实义。

这里体认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人欲和天理的差距，或者抱持的希望和显现的事实的差距。那么，这里怎么去观察到，周遍整个世间界的这种求不得的苦相？一定要注意，幻想的过程和事实的显现两者是不同的。前者是由第六意识配合业果愚等的无明，发生的各种非理的想像，而后者是由法界缘起律的掌控，它是按照因缘而毫无紊乱地显现果报。这两个一旦分辨清楚以后，就知道在与天理不相合的有情的妄心上，会出现无量无数的所欲不临之苦。

具体要这样思维：譬如，希求一个住所的安乐，那个幻想的过程，是一种出于对自我的爱护和各种非理夸张的想像。就希望：“我能够建一个很好的石堡，有多少层楼，那里有什么样的设施。这样建成以后，我住在里面是非常舒服的。到时候怎么住、怎么吃，怎么拥有宽敞明亮的房间，有餐厅、卧室、游泳间、赏玩厅等等。”这是人的一种幻想。这个幻想从最开始的建造，到最终在非常长的时间里享乐，全数都能完成。以这个欲驱使，会发现缘起的进程是这样的：他非常勇悍地建造这样的石堡，因为它是安乐的所依。之后，在若干天里非常地勤作。结果在这当中有一个业的掌控，也就是由于宿世曾经作过杀业等，就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，安排在某个时刻，因缘一积聚的时候，石头塌下来，一下把他给杀死了。这可看到自欲和现实的差别。

再看饮食的例子。希望现在做很多富有营养的食物，做完以后畅快淋漓地受用一顿，这样的话，经过肠胃转成各种的养料，应该会吃得很好、很饱足。于是乎非常地兴奋，就开始准备各种的食材，然后进行各种烹饪等等。然后拿到桌子上，开始在吃的方面勤作了，这个时候不断地吃。没想到由业力的安排，在这当中会发生一种因缘，使得他吸收了毒素，或者饮食不宜，或者过度饱食等，忽然之间得了病，反而损坏了命根。可见自欲和现实的差别。

接着是希求名誉。希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，得到英雄的美名。自己也想：“以我的勇力、策略，一上战场决定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然后我就得到一个胜利的美名，凯旋而归。”这叫“幻想的过程”。结果以这样一个爱名的欲驱使，他非常地勇悍，于是往战场上去了。以这个缘故，因缘就在这里集聚了，业力的安排就发生了，他以过去的业债，忽然之间被砍断了头颅。

再说，希求很快能够发财。他听说在那个地方做这种生意能够很快地发财，于是就想：“去那里很好，我几天就能过去，之后很快地做一些倒买倒卖，由此一下子暴富起来。”这是他幻想的过程。以这个邪欲驱使，非常精勤勇悍，之后就到那个商场去了。没想到业力安排，一个竞争对手忽然之间把他摧毁，结果破产了，连一分钱都没有，成了沿街乞讨的乞丐。

从这些情况就可以看到，自欲是一套想像，从始至终想得非常的好。而现实是按照业来安排的，就会发现在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并没有按照所欲降临。

“如是等”，就是从横向上依此类推，在这人生乃至整个轮回里的所有非理私欲，都不会如所欲般降临。譬如，读书希望考上一所好大学、得到好学位等，却考不上或者只考上一般的。或者经商时希望能逐步地发财，最终做到富豪，实际上却一再亏本、甚至破产等。或者希望在爱情上满愿，结果发现中间失恋，不能如意。或者希望做到很大的官，结果却总是不会实现等等。诸如此类，要看到人心上有无数种的私欲，然而，事实上都不会按照所想的那样出现。根源上就因为它只是一个第六意识的分别心，它抱有非常多的非理的想像、无数的夸张，这样的邪想有无数，但实际天理不是按照假想来实现的，因此就会出现无数的求不得苦。

依缘起律思维，定解非理求取无义唯苦

具体从事相上认识以后，又要把它总摄在法理上，得到一个心要的认识，由此会发生大定解。也就是，以下还要从缘起律来认定，非理欲求无义唯苦。

**以对今生将生的快乐及受用的希望，任作了几许精勤和修作，于自己若无宿业之力（这么）一个，则连暂时的果腹也不成，而唯将自他安置于苦上去了，决定成了成就一个从恶趣深处不得解脱之外，别无所有。**

这里“希望”二字以前是横向的无数种类。也就是，对于今生要生起的名利五欲等各种快乐享受，从细分上来说有无数差别的欲。之后，主要关注在纵向缘起的进程上，以这个邪欲驱使，“精勤”是邪勤，“修作”是邪业，“几许”是尽所有的量。“若无宿业之力”，表示真实的缘起显现，假使没有这个正因的话，果绝对不实现。“连暂时的果腹”以下，都是表示出现邪果的方面，真实所欲的果丝毫不出现，而反面的苦状从现前一直到将来决定会成就。现前自他都安置在苦中，从未来的角度来说，在此过程中造了无数的罪，将会造成陷在恶趣深处不得解脱，此外什么也没有。这样一路就看到缘起的进程，会发生极大的定解。

“暂时的果腹”，这一层是连接前面，就是不必说非常大的名利享受，就连暂时的一餐之饱也是不可能的。就像前面讲的为了得到饱腹，非常勤作地去受用食物，结果反而食物中毒而毁了性命等等。就像这样，要看到缘起的事实。

虚诳的缘起连环链

这里要透过邪欲、邪勤、邪业、邪果的缘起连环链来作确认，由此会发现非理私欲的求取完全是徒劳，不但无义，而且唯遭苦果。

“邪欲”，是指幻想这一生得到这样那样的快乐和享受的欲心。这是由这一生实现自我的梦想，就会出现种种的欲望。以这些邪欲就出现邪勤，就是有很大的勇悍、精勤，昼夜不断地为着得到今生的功名利禄、五欲享受等，而发勤勇心。以此邪勤就发生许多身口意的修作，这是邪业。而像这样，无论用多少心、费多少力，假使没有宿世的福业，不必说成办大的事情，连一顿饭的温饱也不会出现；而只会将自他安置于苦上，更远的决定会成一个深深地陷在恶趣之处不得解脱，此外什么实义也得不到，这叫“依邪业唯得邪果”。“邪果”，指不会出现所欲的真实的果，而只有颠倒的苦果显现。

按照缘起律来衡量，如同无论蒸多少粒沙子，都不会成一粒饭，随着下多少毒种，就会出现那么多的毒果，这是由于并非正因而唯是邪因之故。一切人天以上的福乐，都是由善业而现，假使没有这样的善业，而只是现前的邪欲、邪勤、邪业，那不具因的缘故，无论做多少，正面的成果是零，不会如欲降临，而反面的成果是百分之百。这样以私欲要求到这些名利，然后发动不合安乐正道的勤勇的心和各种颠倒的修作，那全数都是非福业，因而，连一餐温饱也不会作成，因为那属于人天的福乐；而出现无数恶趣果报的业因，因此，决定作成一个深深地陷入恶趣深处，无量百千万年受用不可意的苦果，没法解脱，以业因无数故，除此之外，绝对什么所欲也不会降临的，缘起决定之故。

2）认定极大量的非理邪求不如极小量的如理正求

如果在以上缘起律的决定性上发生了定解，那就会产生对两种行动的差别的认识。

**是故，精勤如山王量般作，不如积集如星火量的福德。**

“是故”，是指非理求取是邪因之故，无义唯苦。也就是，随着他作多少，就是多少的无义、多少的苦。以这个缘故就会知道，以非理的私欲来求取今生的名利等，昼夜地精勤，如果有体积的话，堆得像八万由旬的须弥山王那么高广，有这么多的修作，实际就有这么多的无义唯苦。而这样精勤，还不如如理地集聚像一点星火那么小的福德更好，因为后者作这么一点，就有这么一点的真实义，和决定出现福乐。

总之，与其被业果愚和私欲所骗，由此奔向一种虚诳的缘起的道路，这样花费无数的辛苦，还不如安下心来在佛前供一支香更有意义。由此就知道，非理地求取是百分之百无义唯苦的，如理地求取是百分之百具义唯乐的，所以，对于由非理的私欲发生的所有的心和行为，全数都要放下。

3）对于非理求取无义唯苦，引生大周遍定解

**是故，以无有了时的轮回的事业有何用呢？**

“是故”，承接前面邪欲勤作无义唯苦。以这种没完没了的轮回的作业有什么用呢？只会产生没完没了的无义唯苦。

**于如是之业，从轮回无始的时以来，是作几许精勤也果除苦外无有。**

到这里就要产生周遍的认识：只要处在缘起的虚诳之道里，所发生的全数都是求不得苦。这又要由五个“最”来认识：一、最多的邪欲；二、最长的时间；三、最大的作业；四、最多的精勤；五、最大的无义。

一、最多的邪欲：指无有休止的对世间法的欲求。这是由于私欲是无法满足的，因而越是得到越求，没得到还求，发展出最大的量。也就是，对于此生来世的名利、五欲等事，每当一种新的诱人的东西出现时，就会为自我而想去求取。而且，得到仍然不会满足，只会想得到更多、更高、更好。像这样不断地繁衍、增上，出现无量无数的邪欲，因此说“无有了时”。以欲无有了时，作业也无有了时。

二、最长的时间：指第一刹那入了轮回，见不到初始的那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没有认识无我和缘起的正理之间。以这种为自我的私欲驱使，缘起走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，无数劫又无数劫，全数的处在虚诳缘起链中的刹那，就是这里时间的量。

三、最大的作业：就是为着自我，以私欲要求所欲的乐事，为此发起身口意各种各样的修作。这里面可以看到，心是怎么样出现智巧、策略，花各种的心思、预谋等等；语发生各种语业；身有各种的驱驰、劳作。从时间的量上来说，那是昼夜不断、年年不断、生生不断、劫劫不断，这样集聚起最大的作业的量。

四、最多的精勤：指为了得到轮回之乐所出现的那种勤勇，那种心的兴奋、勇猛，不惜一切地去追求等等，无数劫当中大大小小心上的精勤加起来的总量。

五、最大的无义：指所有这一切的精勤修作，都是白费心血、自讨苦吃。这样一种勤作没得到一微尘许的乐，却造成了无量无数的苦果。在细分上认识，这里面的任何一种邪欲、邪勤、邪作，都唯一地造成苦果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最大的无意义事件、最大的徒劳自苦事件，所有付出的正收入是零，负收入是百分之百。这样推到极处就会看到最大量的所欲不临之苦，或者求不得苦，或者非理之道之苦。

就像这样，我们应当看到，直到今天为止，所有的这些付出，连一个真实的乐也没作成，却作成了无边无际的苦海。由此可以见到生死中周遍的所欲不临之苦。

接着对比显示，如果我们换一条路子来走，不是非理的邪欲勤求，而是如理的正法求证，那将会是非常短的时间，以非常少的精勤，而造成非常大的具义之果。为此要发生下一步的认识。

4）对比显示，于正法中稍作勤求，决定作成大义之果

**之前，为了此生世间的事，于人一生的上半生或下半生作精勤这么一个量，于圣法精勤的话，此时已成佛；或不是，也定成办了于恶趣之苦彻底不需感受。**

这里要具体地以三分来认识到，如果转一个方向在正法中求，只要以少许的时间、少量的精勤，一定会作成极大义利的乐果。下面通过三分来把握具体的量：一、时量；二、勤量；三、果量。

一、时量：指一个人一生当中的上半生或者下半生。比如三十年到四十年。

二、勤量：指在这样的半生当中，为求取名利所付出的勤劳的量。比如，为了求得学位、名誉，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当中，日日夜夜勤奋地读书。这个量很具体，就是几千天，天天听课、做作业以及不断地考试等，所有这些勤作的量就是这里的勤量。

三、果量：以这样短暂的时间、少许的精勤，假使用在圣法上修证，上等的已经成佛了，中等的已经往生了净土，一般的已经办到了彻底不必感受恶趣的苦，这样进一步得到量的认识。在正法上求，不仅是求一个得一个，完全是百分之百的具义得乐，而且要知道，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，法的力量不可思议，只需要用半生昼夜不断地精勤，就能办到这么巨大的利益。也就是，无量劫难以解脱的恶趣苦海，半生可脱；或者无数劫难以回返的法界，半生可回；或者无数劫难以登临的唯乐无苦的大乐净土，半生可到。

因此，这样对比来显示，假使对于轮回的名利等乐，以为了自我的邪欲去求，那是无量劫又无量劫，只造成了无量无数的大苦，连芝麻许的真实之乐也没做成；以此就显示出，在法上勤求具足大义。那么在此，缘起上正邪两条路的真相已经判然显明，我们应该何去何从，这是非常明白的事了。

像这样，以思维明确了轮回最大的求不得苦的苦相，又知道正法中的求有最大的乐相，由此应当发生唯法是求的观念，具体要按照普贤上师的引导来修习。

5）发生唯法是求观念

**此次知道取舍分界的这一阶段中，于无有了时的轮回俗事需要不抱希望，“于定有了办的真实之圣法”一个上需要修，心作是念而修习。**

对于这一段，要根据引导，省察自身的状况和道路。也就是要反问自己：我当前处在什么样的阶段？我对轮回的俗事应起什么看法？我对真实的法道应起什么观念？如是辨明道与俗的事业的差别后，会引起坚贞不移的道心。

一、我当前处在什么阶段？

要认识到，我已经入了法，知道了取舍的分界，处在这样的时位当中。也就是，自身以法的光明的照耀开启了法眼，看清楚了明明白白两条路的分界。这两条路，一条是往安乐洲走，一条是往大苦海走。凡是不符合正理的邪欲的走法，全是往苦海里走的，凡是符合正理的道心的走法，全是往安乐洲上去的。由前面缘起之道的认定就要知道，目前应当将俗和道上的事情分得清清楚楚，接着又要在后面两分上作自我的省察。

二、对于轮回俗事，我应抱什么看法？

在这里先要明了俗事的相，再要明了对待俗事的心。俗事的相是没有了办之时，要看到自己的私欲是越发展越大的，由此进一步可以看到，邪欲、邪勤、邪业无数缘起链的繁衍。这样一路轮转下去的时候，任何一个点上发生的都是无义唯苦，而积累起来就是无量无数的无义唯苦，假使邪欲、邪勤等的程度加深，那会有越来越大的无义唯苦。所以要知道，这条路无论怎么走、无论怎么勤勇费力、无论经多长时间，决定是丝毫具义的果都不会出现，而唯一收获苦果，因此，对此彻底地不抱希望。

三、对于真实的法道，我应起什么观念？

这里自己又要问：法事的相是什么呢？我该持什么对待法事的心？法事的相就是决定有了结之时。因为只是由虚妄分别出现了这些虚妄的幻境，一旦去寻求实相之道，明了这一切都是幻化空花，那时不但境会空，心都会空，之后彻底地会了脱。所谓的修道，最后会全部了了。就像木头中本来有火，借助法的助缘就会出火，火又会把木头烧掉，最终连火也没有了，全数了了。这样就要知道，这个路只要能够遇到殊胜的因缘，会极快速地成办，而成办之后成了无事道人，什么苦也没有了，连分别也没有了，连一点点的造作也没有了，完全到达大乐之地。它具体的量就是，真正的利根人遇到非常好的因缘，半生可办。

我对待这样真实的圣法，也就是真实的安乐之道、彻底了脱之道、最终有完成之时的道，在这样明了之后，所抱持的观念就是：我要以全分的心力来投入。要知道，唯一要做的就是这件事，一心要做的就是这件事，再没有别的了。这样就知道，这是我唯一的事业。发生这种观念之后不断地串习，一定会凝结成真纯永固的道心。

思考题

1、所欲不临苦的苦相是什么？此苦相反映了什么？

2、（1）从横向事相上观察（由典型事例遍推到无量种类），发现求不得苦的事实。

（2）从纵向缘起理上思维，认定非理欲求的整个缘起进程都无义唯苦。

3、什么是“非理邪求”“如理正求”？为什么极大量的非理邪求不如极小量的如理正求？

4、为什么从一切的邪欲勤作中都决定发生求不得苦（由五个“最”来认识）？

5、从时量、勤量、果量三分对比思维：（相比于求轮回乐）为什么在法上勤求具足大义？

6、省察自身并思维：

（1）我当前处在什么阶段？

（2）俗事的相如何？我对于俗事应抱什么看法？

（3）法事的相如何？我对于法道应起什么观念？